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二

宋史二百七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管

勅修

朱弁

鄭望之

張邵

洪皓

子廷邁邁

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千言既冠入太學晁說之見其詩竒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新鄭介汴洛間多故家遺俗弁遊其中聞見日廣靖康之亂家碎于賊弁南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為通問副使至雲中見粘罕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守之

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二年金人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汝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

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為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訣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爾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

四百一十
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
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王倫還朝言弁
守節不屈帝為官其子林賜其家銀帛會黏罕等相
繼死滅弁密疏其事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
也遣李發等間行歸報其後倫復歸又以弁奉送徽
宗大行之文為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冤消雪
空攀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
五人賜吳興田五頃帝謂丞相張浚曰歸日當以禁
林處之八年金使烏陵思謀石慶充至稱弁忠節詔
附黃金三十兩以賜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入見便

殿弁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
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
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
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時
知幾之明驗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
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
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為至德以苟安為
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
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
賜金帛甚厚弁又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

書畫為獻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有司校其考十七年應遷數官檜沮之僅轉奉議郎十四年卒弁為文慕陸宣公接據精博曲盡事理詩學李義山詞氣雍容不蹈其險怪奇澁之弊金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學弁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及歸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玩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傳偉文李舟五臺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小校閣進朱勣等死節事狀請加褒錄以勸來者有聘遊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洎舊聞三卷續骺骹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

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鄭望之字顧道彭城人顯謨閣直學士僅之子也望之少有文名山東皆推重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自陳留簿累遷樞密院編修官歷開封府儀工戶曹以治辦稱臨事勁正不受請託官寺有強占民田者奏歸之蔡京子欲奪人妾使人諭意望之拒不受除駕部員外郎無金部靖康元年金人攻汴京假尚書工部侍郎俾為軍前計議使既還金人遣吳孝民與望之同人見望之言金人意在入幣且要大臣同議迺命同知樞密院事李栻與望之再使幹闕不以朝廷受歸朝官及賜平州張覺手詔為辭遣蕭三寶奴

借稅等還以書求割三鎮欲得宰相交地親王送大軍
過河時高宗在康邸慷慨請行遂與張邦昌乘筏渡濠
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砦又除望之戶部侍郎同稅再至
金營仍以珠玉遺金人金人拘留望之踰旬會姚平仲
夜劫砦不克幹离不以用兵詰責諸使者邦昌恐懼涕
泣王不為動金人遂不欲留王更請肅王乃以兵送望
之詣國王砦詰問會再遣宇文虛中持割地詔至望之
得還因盛言敵勢強大我兵削弱不可不和既而金兵
退朝廷以議和非策罷望之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初
李綱以望之張皇敵勢沮損國威以致禍敗責海州團

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攬怒取國書
去執邵送密州囚于祚山砦明年又送邵于劉豫使
用之邵見劉豫長揖而已又呼為殿院責以君臣大
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于獄楊憲遂降豫知邵不屈
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後
又作書為金言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
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守
者密以告金取其書去益北徙之會寧府距燕三千
里金嘗大赦許宋使者自便還鄉人多占籍淮北
冀幸稍南惟邵與洪皓朱弁言家在江南十三年和

議成及皓弁南歸八月入見奏前後使者如陳過庭
 司馬朴滕茂實崔縱魏行可皆歿異域未褒贈者乞
 早頒恤典邵併携崔縱柩歸其家升祕閣脩撰主管
 佑神觀左司諫詹大方論其奉使無成改台州崇道
 觀移書時相勸其迎請欽宗與諸王后妃十九年以
 敷文閣行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知池州再奉祠
 卒年六十一累贈少師邵負氣遇事慷慨常以功名
 自許出使囚徒屢瀕於死其在會寧金人多從之學
 喜誦佛書雖異域不廢初使金時遇秦檜於濰州及
 歸上書言檜忠節議者以是少之後弟祁下大理獄

將株連邵會檜死得免有文集十卷子孝覽孝曾孝
 忠孝曾後亦以出使歿于金金人知為邵子尚憐之
 洪皓字光弼番禺人少有奇節慷慨有經略四方志
 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宣和
 中為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拯荒自
 任發廩損直以糶民全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膏白
 幟涅其手以識之令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
 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
 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
 脫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建炎三年五

月帝將如金陵皓上書言內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先遣近臣往經營俟告辦回鑾未晚時朝議已定不從既而悔之他日帝問宰輔近諫移蹕者謂誰張浚以皓對時議遣使金國浚又薦皓於呂頤浩召與語大悅皓方居父喪頤浩解衣巾俾易墨衰經入對帝以國步艱難兩宮遠播為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遷皓五官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為大金通問使龔璿副之令與執政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頤浩不樂遂抑遷

官之命時淮南盜賊踵起李成甫就招即命知泗州羈縻之乃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成以所部衛皓至南京比過淮南成方與耿堅共圍楚州責權州事賈敦詩以降敵實持叛心皓先以書抵成成以汴泗虹有紅巾賊軍食絕不可往皓聞堅起義兵可撼以義遣人密諭之曰君數千里赴國家急山陽縱有罪當稟命于朝今擅攻圍名勤王實作賊爾堅意動遂強成歛兵皓至泗境迎騎介而來龔璿曰虎口不可入皓遂還上疏言成以朝廷餽餉不繼有引衆建康之語今靳賽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二叛

連衡何以待之此含垢之時宜使人諭意優進官秩
畀之以京口綱運如晉明帝待王敦可也疏奏帝卽
遣使撫成給米伍萬石願浩惡其直達而不先白堂
奏皓託事稽留貶二秩皓遂請出滁陽路自壽春由
東京以行至順昌聞盜李閻羅小張俊者梗穎上
道皓與其黨遇譬曉之曰自古無白頭賊其黨悔悟
皓使持書至賊巢二渠魁聽命領兵入宿衛皓至太
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日薄及至雲中黏罕迫二
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
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卽豫亦死不願偷生

鼠狗間願就鼎鑊無悔黏罕怒將殺之旁一酋喏曰
此真忠臣也目止劔士為之跪請得流遞冷山流遞
猶編竄也惟壽至汴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
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
居百家陳玉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
二年不給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突然火
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
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
拍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
兵不止者又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事旣不受使乃

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侍使之禮也悟室或荅或默
 忽發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訐謂我不能殺汝
 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
 水以墜淵為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和議將成悟室
 問所議十事皓條析甚至大略謂封冊乃虛名年號
 本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東南不宜蠶絹不可
 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景德載書猶可覆視悟室曰誅
 投附人何為不可皓曰昔魏侯景歸梁梁武帝欲以
 易其姪蕭明於魏景遂叛陷臺城中國決不蹈其覆
 轍悟室悟曰汝性直不誑我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

遂行會莫將北來議不合事復中止留燕甫一月兀
 朮殺悟室黨類株連者數千人獨皓與異論幾死故
 得免方二帝遷居五國城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
 桃梨粟麩獻二帝始知帝即位皓聞祜陵訃北嚮泣
 血旦夕臨諱日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舊臣讀之皆揮
 涕紹興十年因謀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
 歸達于帝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珍寶盡
 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今
 再舉尚可十一年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
 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

四十一十二
此一書是冬又密奏書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
婦女隨軍今不敢也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再
造及掌爾又言胡銓封事此或有之金人知中國有
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惜置之散地又問李綱趙
鼎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梓宮及太后歸
音皓皆先報初皓至燕宇文虛中已受金官因薦皓
金主聞其名欲以為翰林直學士力辭之皓有逃歸
意乃請于叅政韓昉乞於真定或大名以自養昉怒
始易皓官為中京副留守王升降為留司判官趣行屢
矣皓乞不就職昉竟不能出金法雖未易官亦曾經

任使者永不可歸昉遂令皓校雲中進士試蓋欲以
計墮皓也皓復以疾辭未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
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金人懼為患猶
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十二年七月見于
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
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宮帝人設簾太
后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自建炎已酉出使至是
還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
生還而忠義之聲聞于天下者獨皓而已皓既對退
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

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謁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旣限淮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旣而復上疏曰恐以不與之故或致渝盟宜告之曰俟淵聖及皇族歸乃遣又

言王倫郭元邁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檜大怒又因言室撚寄整檜怒益甚語在檜傳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鍰宣言燮理乖謐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用檜聞之愈怒繫鍰大理獄尋流嶺表諫官詹大方遂論皓與鍰為刎頸交更相稱譽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鍰初不識皓特以從太后北歸在金國素知皓名爾尋居母喪他言者猶謂皓睥睨鈞衡終喪除饒州通判李勤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

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復敷
文閣學士贈四官久之復徵猷閣學士謚忠宣皓雖
久在北廷不堪其苦然為金人所敬所著詩文爭鈔
誦求銀梓既歸後使者至必問皓為何官居何地性
急義當艱危中不少變懿節后之戚趙伯璘隸悟室
戲下貧甚皓賙之范鎮之孫祖平為傭奴皓言於金
人而釋之劉光世庶女為人豢豕贖而嫁之他貴族
流落賤微者皆力拔以出惟為檜所嫉不死於敵國
乃死於讒慝皓博學強記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
要姓氏指南松漠紀聞金國文具錄等書子适遵邁

适字景伯皓長子也幼敏悟日誦三千言皓使朔方
适年甫十三能任家事以皓出使恩補脩職郎紹興
十二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
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宜升擢遂除敕令所刪定官後
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改祕書
省正字甫數月皓歸忤秦檜出知饒州适亦出為台
州通判垂滿皓謫英州适復論罷往來嶺南省侍者
九載檜死皓還道卒服闋起知荆門軍應詔上寬恤
四事輕茶額錢它州代貢禮物闕試闈以復舊額蠲
官田令不種者輸租改知徽州尋提舉江東路常平

茶鹽首言役法不均之弊會完顏亮來侵上親征适
 覲金陵言本路旱百姓逐食于淮復遭金兵今各懷
 歸而田產為官鬻請聽其估贖之及亮斃适上疏曰
 大定僭號諸國未必服從宜多遣密詔傳諭中原義
 士各取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留屯淮泗募兵積粟
 以為聲援俟蜀漢山東之兵數道皆集見可而進庶
 幾兵力不頓可以萬全升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東
 軍馬錢糧孝宗即位海州解圍符離用兵饋餉繁夥
 适究心調度供億無闕遷司農少卿隆興二年二月
 召貳太常兼權直學士院上欲除諸將環衛官詔討

論其制造具唐及本朝沿革十一條上之且言太祖
 太宗朝常以處諸將及降王之君臣自後多以皇族
 為之故國史以為官存而事廢陛下修飭戎備不必
 遠取唐制祖宗故事蓋可法則今徑行換授恐有減
 奉之患乞如閣職兼帶節度至刺史帶上將軍橫行
 遙郡帶將軍正使帶將軍副使帶中郎又以下則帶
 左右郎將其官府人吏令有司相度以聞除中書舍
 人持金人再犯淮羽檄沓至書詔填委咨訪疇答率
 稱上旨自此有大用意金既尋盟首為賀生辰使金
 遣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嗣先接伴自言其父司空有

德於皓相與甚驩得其要領以歸乾道元年五月遷翰林學士仍兼中書舍人秦墳久廢忽予祠适奏曰李林甫死後諸子皆流配嶺南秦檜稔惡自斃不肖之孫官職仍舊可謂幸矣宮觀雖小墳得之則人以除用之漸恐檜黨牽連而進其命遂寢時巫及復召莫及擢樞密院編脩官余堯弼復龍圖閣學士适謂其皆檜黨也隨命繳之六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諭叅政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與洪适商量東西府始同班奏事八月拜叅知政事諫議大夫林安宅以銅錢多入北境請禁之卽蜀中取鐵錢

行之淮上事旣行适言其不可上問之适曰今每州不得千緡一州以萬戶計之每家才得數百恐民間無以貿易且客旅無回貨鹽場有大利害上以為然乃寢前命但於蜀中取十五萬緡行之廬和二州而已十二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春霖适引咎乞退林安宅抗疏論适旣在臺臣復合奏三月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再奉祠淳熙十一年薨年六十八謚文惠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兩制一月入政府又四閱月居相位又三月罷政然

無大建明以究其學家居十有六年兄弟鼎立子孫
森然以著述吟詠自樂近世備福鮮有及之或謂造
黨湯思退又謂造來自淮東言張浚妄費浚以此罷
相子九人槻柢楫楸楸楸楸楸楸楸楸楸楸楸楸楸

遵字景嚴皓仲子也自兒時端重如成人從師業文
不以歲時寒暑輟父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攀號既葬
兄弟即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以父蔭補承務郎
與兄造同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身高宗
以皓遠使擢為祕書省正字中興以來詞科中選即
入館自遵始宰相秦檜子熈為官長聲歎為人輕重

遵恬然不附麗二年弟遷皓南還與朝論異出守遵
遂乞外通判常發越三州紹興二十五年湯思退薦
之復入為正字八月兼權直學士院湯鵬舉副臺端
密薦為御史方賜對師計聞二十八年免喪召對極
陳父寬曰先臣與龔璿同出疆璿仕於劉豫以妄殺
兵官為豫所誅而秦檜贈璿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
人之命留十五歲乃得歸顧南嶺外臣兄弟屏跡
在外禮不分忠逆如此高宗悉為道諛語所起且曰
卿再登三館嘗典書命今以修注處卿遂拜起居舍
人奏乞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

問答等事萃為一書名之曰邇英記注其後乾道間
又有祥曦殿記注寔自遵始又因面對論鑄錢利害
帝嘉納之遷起居郎兼權樞密院都承旨舊制修注
官經筵官許留身奏事而近例無有遵奏請復舊制
且言起居注未修者十五年請除見修月進外每月
帶修皆從之二十九年拜中書舍人殿前禪將輔遠
轉防禦使王綱轉團練使遵言近制管軍官十年始
一遷今兩人不滿歲安得爾時勲臣子孫多躡居臺
省遵極言乞明有所止高宗曰正立法自今功臣子
孫序遷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宮觀遵曰侍從朝廷

高選非如磨勘階官安有遷序之制退而上奏言今
內外將家無慮二十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次
對皆可坐致太祖開國功臣子孫不過諸司惟曹彬
之子琮瑋以功名自奮遂為節度初不聞有遞遷侍
從之例今旨一出使穆清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
天下望收還前詔又言瑞昌興國之間茶商失業聚
為盜賊望揭榜開諭許其自新願充軍者填剝願為
農者放還上皆可其奏論者欲復鄱陽永平永豐兩
監鼓鑄詔給舍議遵曰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
兼領或分道置使釐為三司自中興來置都大提點

官屬太多動為州縣之害間者亟行廢罷又無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郡守貳號令不一鼓鑄益少竊以為復置便三十年正月試吏部侍郎異時選人詣曹改秩吏倚為市毫毛不中節必巧生沮閱須賂餉滿欲乃止遵明與約苟於大體無害先行後審薦員有定限而舉者周濶重複或同時一章而巧為兩牘或當薦五員而輒踰十數或舉職官而詭為京狀或身係常調而妄稱職司或東西分曹而交錯撓補或已予復奪而指云事故件析故數請凡如是者得通劾之舊制致仕任子隨所在審勅牒即

請行是時從議者請必令于元州判奏遵言士大夫或遊宦粵蜀數千里外不幸以死臨終謝事其家獲歸故里已為至難今復因此齟齬反復稽延是明與惡吏為地也乃止仍舊貫平江湖秀三州水無以輸秋苗有司抑令輸麥遵言麥價殊不在米下民困如是奈何指夏以為秋衍一以為二使擠溝壑乎願量取其半而被水害者悉免之金人來索絳陽郭小的安化劉孝恭二百家遵以蜀之李特可為至戒願以根集未足為解淹引日月報之遷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汪澈論湯思退罷相遵行制無貶詞澈以為言

遂丐去以微猷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三十一
年金主完顏亮命其尚書蘇保衡由海道窺二浙朝
廷以浙西副總管李寶德之寶駐兵平江守臣朱翌
素與寶異朝議以遵嘗薦寶乃命遵知平江及寶以
舟師擣膠西凡資糧器械舟楫皆遵供億寶成功而
歸遵之助為多車駕幸金陵禁衛士丐索無藝它郡
隨與不履至吳乃相告曰內翰在此汝毋復然先是
朝廷慮商舶為賊得悉拘入官既而不返並海縣團
萃巨艦及募水手民兵皆繫留未得去遵因對論之
以船還商而聽水手自便吳人德之孝宗卽位拜翰

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詔問宰執侍從臺諫曰敵人來
索舊禮從之則不忍屈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
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
心宜指陳定論以聞遵與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
唐文若起居郎周必大共為一議其略謂不宜直情
徑行亦未可遽為之屈謂宜遺金繒如前日之數或
許稍歸侵地如海泗之類則彼亦可藉口而來議矣
知隆興二年貢舉拜同知樞密院事壽康殿產金芝
十二同列議表賀遵引李文靖奏災異故事風止之
薦眉山李燾永嘉鄭伯熊及林光朝未及用會湯思

退為左相而次相張浚罷御史周璟策導且超遷上
 章致劾上亟徙真他官遵不能安位連章乞免訖與
 御史俱去是年七月以端明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
 宮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前守周璟以嘗
 論遵聞遵來不俟合符馳去遵追餞至十里勞苦如
 平時曰君當官而行我何怨聞者以為盛德圩田壞
 民失業遵鳩民築圩凡萬數方冬盛寒遵躬履其間
 載酒食親餉饑恩意傾盡人忘其勞運使張松忌功
 妄奏圩未嘗決民未嘗轉徙必責圩戶自闕築且裁
 省募工錢米之半遵連疏爭至乞遣朝臣覆按於是

將作少監馬希言監察御史陳舉善評至黜松言圩
 遂成合四百五十有五松無所泄其怨則別治溧水
 永豐圩來調丁米木數甚廣遵曰郡當歲儉方振恤
 流移勸分乞糴如自剗其股以充喉不暇食况能飽
 他人腹哉執不從楚地旱旁縣振贍者慮不早施置
 失後先或得米而亡以炊或闔戶募藉而廩不至遵
 簡賓佐隨遠近壯老以差賦給蠲租至十九又告糴
 于江西得活者不啻萬計戍兵乘時盜利曹伍剽于
 野盡執拘以歸其軍故當大札瘥而邑落晏然徙知
 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孝宗諭當制舍人

范成大褒其治績且許入覲時虞允文嘗國有北征志先調侍衛馬軍出屯其在府者五軍悉送其孳謀築營皆無慮萬竈張松用不能罷特勅遵同宰執赴選德殿奏事遵奏外臣不教尾二府後願需班退別引上弗許進資政殿學士以行卒則揭榜民苗米唯輸正不輸耗聽民自持斛槩度人不能輕重其手徧行郊野卜砦地求不妨民居不夷冢墓者踰年始得之營卒醉妄言搖衆斬之磔于市三軍無敢譁有書入旗亭挺刃椎壚者付獄驛上奏未下統帥懼得謹請自治之孝宗怒罷統帥遵亦坐貶兩秩未幾五

營成復元官仍拜資政殿學士淳熙元年提舉洞霄宮十一月薨年五十有五謚文安邁字景盧皓李子也幼讀書日數千言一過目輒不忘博極載籍雖裨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獵從二兄試博學宏詞科邁獨被黜紹興十五年始中第授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人為勅令所刪定官皓忤奏檜投閑檜憾未已御史汪勃論邁知其父不靖之謀遂出添差教授福州累遷吏部郎兼禮部上居顯仁皇后喪當孟饗禮官未知所從邁請遣宰相分祭奏可除樞密檢詳文字建議令民入粟贖罪以紓國用

又請嚴法駕出入之儀三十一年議欽宗謚邁曰淵聖此狩不返臣民悲痛當如楚人立懷王之義號懷宗以係復讎之意不用吳璘病篤朝論欲徙吳拱代之邁曰吳氏以功擢蜀兵三十年宜有以新民觀聽毋使尾大不掉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出視師奏以邁參議軍事至鎮江聞瓜州官軍與金人相持遑遽失措會建康走驛告急義問遽欲還邁力止之曰今退師無益京口勝敗之數而金陵聞返旆人心動搖不可遷左司員外郎三十二年春金主褒遣左監軍高忠建來告登位且議和邁為接待使知閣門張掄副

之上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為梓宮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名稱以何為正疆土以何為準朝見之儀歲幣之數所宜先定及邁掄入辭上又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邁於是奏更接待禮數凡十有四事自渡江以來屈已含忍多過禮至是一切殺之用敵國體凡遠迎及引接金銀等皆罷既而高忠建有貴臣禮及取新復州郡之議邁以聞且奏言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禮部侍郎黃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百世不易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

實兵部侍郎陳俊卿亦謂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張而歲幣亦可損矣進起居舍人時議遣使報金國聘三月丁巳詔侍從臺諫各舉可備使命者一人初邁之接伴也既持舊禮折伏金使至是慨然請行於是假翰林學士充賀登位使欲令金稱兄弟敵國而歸河南地夏四月戊子邁辭行書用敵國禮高宗親札賜邁等曰祖宗陵寢隔闕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立至燕金閣明見國書呼曰不如式抑令

使人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初執不可既而金鎖使館自旦及暮水漿不通三日乃得見金人語極不遜大都督懷忠議欲質留左丞相張浩持不可乃遣還七月邁回朝則孝宗已即位矣殿中侍御史張震以邁使金辱命論罷之明年起知泉州乾道二年復知吉州入對遂除起居舍人直前言起居注皆格諸處關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曆時政記亦莫得書景祐故事有邇英延曦二閣注記凡經筵侍臣出處封章進對宴會賜予皆用存記十年間稍廢不續陛下言動皆罔聞知恐非命侍奉意乞

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令講筵所牒報使謹錄之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制可三年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叅史事父忠宣兄适遵皆歷此三職邁又踵之邁奏三省事無巨細必先經中書書黃宰執書押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給事中書讀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黃具奏以聽上旨惟樞密院既得旨即書黃過門下例不送中書謂之密白則封駁之職似有所偏况今宰相兼樞密因而釐正不為有嫌望詔樞密院凡已被制勅並關左右省依三省書黃以示重出命之

意報可六年除知贛州起學宮造浮梁士民安之郡兵素驕小不如欲則跋扈郡歲遣千人戍九江是歲或怵以至則留不復返衆遂反文民訛言相驚百姓恟懼邁不為動但遣一校婉說之俾歸營衆皆聽垂橐而入徐詰什五長兩人械送潯陽斬于市辛卯歲饑贛適中熟邁移粟濟隣郡僚屬有諫止者邁笑曰秦越瘠肥臣子義耶尋知建寧府富民有睚眦殺人衷刃篡獄者久拒捕邁正其罪黥流嶺外十一年知婺州奏金華田多沙勢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旱故境內陂湖最當繕治命耕者出力田主出穀凡為公私

塘堰及湖總之為八百三十七所發軍素無律春給衣欲以絡易帛吏不可則群呼嘯聚于郡將之治郡將惴恐姑息如其欲邁至衆狃前事至以飛語榜譙門邁以計逮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黨衆相嗾開擁邁轎邁曰彼罪人也汝等何預衆遂巡散去邁戮首惡二人梟之市餘黥撻有差莫敢譁者事聞上語輔臣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持遷敷文閣待制明年召對首論淮東邊備六要地曰海陵曰喻汝曰鹽城曰寶應曰清口曰盱眙謂宜修城池嚴屯兵立游樁益戍卒又言許浦宜開河三十六里梅里鎮宜築二

大堰作斗門遇行師則決防送船又言馮湛創多漿船底平檣深雖尺水可運今十五六年修葺數少不足用謂宜募瀕海富商入船予爵招善操舟者以補水軍上嘉之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邁初入史館預修四朝帝紀進敷文閣直學士直學士院講讀官宿直上時召入談論至夜分十三年九月拜翰林學士遂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為一書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過關奏事言新政宜以十漸為戒上曰浙東民困於和市卿往為朕正之邁再拜曰誓盡力邁至郡覈實詭戶四萬八

千三百有奇所減絹以匹計者略如其數提舉玉隆萬壽宮明年再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是歲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文敏邁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躋貴顯邁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衆體邁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手書資治通鑑凡三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欽宗紀多本之孫覲附耿南仲惡李綱所紀多失實故朱熹舉王允之論言佞臣不可使執筆以為不當取覲所紀云
論曰孔子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當建炎

紹興之際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節而歸若朱弁張邵洪皓其庶幾乎望之不足議也皓留北十五年忠節尤著高宗謂蘇武不能過誠哉然竟以忤秦檜謫死悲夫其子适遵邁相繼登詞科文名滿天下适位極台輔而邁文學尤高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之報詎不信夫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二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三

宋史三百七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權鑾國書省直學士相繼國史館直學士都察院直學士

蔡

張九成

胡銓

廖剛

李迥

趙開

張九成字子韶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游京師從楊時學權貴託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為貴游客耶紹興二
年上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等九成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為心

無以憂驚自沮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中國有必興之理夫好戰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金皆有焉劉豫背叛君親委身夷狄黠離經營有伺兒戲何足慮哉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爲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清皆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于心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又言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臣之所憂也當使之安掃除之役凡結交往來者有禁干預政事者必誅擢實首選楊

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也投鎮東軍簽判吏不能欺民冒讎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宗臣怒九成即投檄歸從學者曰衆出其門者多爲聞人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既至改著作佐郎遷著作郎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恤刑爲念欲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召除宗

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上九成閱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囚果誣服者朝論欲以平反爲賞九成曰職在詳刑可邀賞乎辭之金人議和九成謂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因言十事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既罷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時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上問以和議九成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因在經筵言西漢災異事檜甚惡之謫守邵州既至倉庫虛乏僚屬請督

酒租宿負苗絹未輸者九成曰縱未能惠民其敢困民耶是歲賦入更先他時中丞何鑄言其矯僞欺俗傾附趙鼎落職丁父憂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自古明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官觀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游者衆九成時往來其間檜恐其議己令司諫詹大方論其與宗杲謗訕朝政謫君南安軍在南安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廣帥致羸金九成曰吾何敢苟取悉歸之檜死起知温州戶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九成移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即丐祠歸數月病卒九

成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其議論多偏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樞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實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會隆祐太后避兵贛州金人嘔吐之銓以漕檄攝本州幕募鄉丁助官軍捍禦第賞賜承直郎

丁父憂從鄉先生蕭楚學春秋紹興五年張浚開督府辟湖北倉屬不赴有詔赴都堂審察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脩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洶洶銓抗疏言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鑑不遠而倫

又欲陛下効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

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

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
敗之於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
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
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
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
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
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
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
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
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

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
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
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今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
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
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
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
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
孫近傳會論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
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

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

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詔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訐銓與客唱酬謗訕怨望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錄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為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三十一年銓得自便孝宗即位復奉議郎知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上曰久聞卿直諒除吏部郎官隆興元年遷秘書少監擢起居郎論史官

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
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
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
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閣門以未嘗
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爲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
牒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爲拘詔從之兼侍講國史院
編脩官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爲重禮以分爲重分以
名爲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又進言乞都建康
謂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鬪不搯其亢
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亢與

背也建康則搯之背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
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其期遂
以張浚視師圖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克復宿州
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
朋自劾上怒甚銓上疏願毋以小劾自沮時旱蝗星
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始終以春秋
書災異之法言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
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
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
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何武陳蕃天下

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
 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
 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
 與臣同召者張燾卒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
 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為
 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銓又言昔周
 世宗為劉旻所敗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軍威大震
 果敗旻取淮南定三關失一日戮七十將豈復有將
 可用而世宗終能恢復非庸懦者去則勇敢者出耶
 近宿州之敗士死于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所得

之金賂權貴以自解上天見變昭然陛下非信賞必
 罰以應天不可其論納諫曰今廷臣以箝默為賢容
 悅為忠馴至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卿不
 聞此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
 言款我願絕口勿言和字上以邊事全倚張浚而王
 之望尹穡專主和排浚銓廷責之兼權中書舍人同
 修國史張浚之子桾賜金紫銓繳奏之謂不當如此
 待勳臣子浚雅與銓厚不顧也十一月詔以和戎遣
 使大詢于庭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
 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

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鼎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為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候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為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

包藏禍心或為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湖廣以絕後患二年燕國子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關政急務銓以振災為急務議和為關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九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豈不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醜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為

陛下極書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既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

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

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為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謾書

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為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耻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耻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街壁街壁不已必至與櫬與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為

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
 決不成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潛等絕請和
 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
 可為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
 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
 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
 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
 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寃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
 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
 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

為不然乞賜流放竄死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自
 符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棄唐鄧海泗四州與虜矣
 金又欲得商秦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以
 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使僕散忠義統石烈
 志寧之兵號八十萬劉寶棄楚州王彥棄昭關濠滁
 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
 求密詔為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詔令
 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
 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倚角時大雪河水皆
 合銓先持鐵錘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提舉

太平興國宮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
趣奏事留為工部侍郎入對言少康以一旅復禹績
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即位九年復禹之効
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左右不以告謀國者之
過也宜令有司速為先備乞致仕七年除寶文閣待
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陞辭猶以
歸陵寢復故疆為言上曰朕志也且問今何歸銓曰
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此書特賜通
天犀帶以寵之銓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
藏秘書省尋復元官升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

宮轉提舉玉龍萬壽宮進端明殿學士提舉六年召
歸經筵銓引疾力辭七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薨謚
忠簡有澹庵集一百卷行于世孫規榘皆至尚書

廖剛字用中南劔州順昌人少從陳瓘楊時學登崇
寧五年進士第宣和初自漳州司錄除國子錄擢監
察御史時蔡京當國剛論奏無所避以親老求補外
出知興化軍欽宗即位以右正言召丁父憂服闋除
工部員外郎以母疾辭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
逃去順昌民以剛為命剛諭從盜者使反業既而他
盜入順昌部使者檄剛撫定剛遣長子遲諭賊賊知

剛父子有信義亦散去除本路提點刑獄尋召為吏部員外郎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自將所以備不虞而強主威漢北軍唐神策之類也祖宗軍制尤嚴願稽舊制選精銳為親兵居則以為衛動則以為中軍此強幹弱枝之道又言國家艱難已極今方圖新若會稽誠非久駐之地請經營建康親擁六師往為固守計以杜金人窺伺之意遷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除給事中丁母憂服闋復拜給事中剛言國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之兵備江淮不知幾萬初無儲蓄日待哺於東南之轉餉浙民

已困欲救此患莫若屯田因獻三說將校有能射耕當加優賞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百姓願耕假以糧種復以租賦上令都督府措置時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誤國之罪追貶其身仍詔子孫毋得官中朝至是章傑自崇道觀知婺州章僅自大府丞提舉江東茶鹽事剛封還詔書謂即如此何以示懲乃並與祠權戶部侍郎尋遷刑部侍郎求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七年二月日有食之詔內外官言事剛言陛下有建國之封所以承天意示大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然而未遂正名者豈非有所待耶有所待則是應

天之誠未至也願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正建國
 儲君之號布告中外不匿厥旨異時雖百斯男不復
 更易天下孰敢不服上讀之聳然即召剛趣至闕拜
 御史中丞剛言臣職糾姦邪當務大體若摭撫細故
 則非臣本心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
 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時徽宗已崩上遇朔望猶
 率群臣遙拜淵聖剛言禮有隆殺兄為君則君之已
 為君則兄之可也望勉抑聖心但歲時行家人禮於
 內庭從之殿前司強刺民為兵及大將恃功希恩所
 請多廢法剛知無不言論列至於四五驕橫者肅然

鄭億年與秦檜有連而得美官剛顯疏其惡檜銜之
 金人叛盟剛乞起舊相之有德望者處以近藩檜聞
 之曰是欲寘我何地耶改工部尚書而以王次翁為
 中丞初邊報至從官會都堂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
 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乎億年奉祠
 去次翁與右諫議何鑄劾剛薦劉昉陳淵相為朋比
 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明年致仕以紹
 興十三年卒子四人遲過遂遠仕皆秉麾節邦人號
 為萬石廖氏
 李迨東平人也曾祖參仕至尚書右丞迨未冠入太

學因居開封以蔭補官初調渤海縣尉時州縣團結民兵民起田畝中不閑坐作進退之節或譁不受令迨立賞罰以整齊之累月皆精練部伍如法部刺史按閱無一人亂行伍者遂薦之朝改合入官累遷通判濟州時高宗以大元帥過濟郡守自以才不及遜迨行州事迨應辦軍須無闕會大元帥府勸進乘輿儀物皆未備迨諳熟典故裁定其制不日而辦上深嘆賞即除隨軍輦運上即位於南京授山東輦運改金部郎從駕至維揚敵犯行在所即取金部籍有關於國家經賦之大者載以行及上于鎮江時建炎三

年二月也宰相呂頤浩言于上即日召見未幾丁父喪詔起復以中散大夫直龍圖閣為御營使司叅議官兼措置軍前財用苗傅劉正彥叛呂頤浩張浚集勤王之師迨流涕謂諸將曰君第行無慮軍食師行所至食皆先具事平同趙哲等入對上慰勞之詔轉三官辭不拜除權戶部侍郎四年加顯謨閣待制為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尋以軍旅甫定乞持餘服詔許之紹興二年知筠州明年移信州尋提舉江州太平觀五年十月以舊職除兩浙路轉運使言祖宗都大梁歲漕東南六伯餘萬斛而六路之民

無飛挽之擾蓋所運者官舟所役者兵卒故也今駐蹕浙右漕運地里不若中都之遠而公私苦之何也以所用之舟大半取於民間往往鑿井沉船以避其役如溫明虔吉州等處所置造船場乞委逐州守臣措置募兵卒牽挽使臣管押庶幾害不及民可以漸復漕運舊制詔工部措置尋加徽猷閣直學士升龍圖閣直學士爲四川都轉運使兼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并提舉陝西等路買馬自熙豐以來始即熙秦戎黎等州置場買馬而川茶通於永興四路故成都府秦州皆有權茶司至是關陝既失迨請合爲一司名

都大提舉茶馬司以省冗費從之踰年詔迨以每歲收支之數具旁通驛奏迨乃考其本末具奏曰紹興四年所收錢物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此所支關五十一萬餘緡五年收三千六十萬緡此所支關一千萬餘緡六年未見七年所收三千六百六十萬餘緡此所支關一百六十一萬餘緡自來遇歲計有闕即添支錢引補助紹興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見今汎料太多引價頓落緣此未嘗添印兼歲收錢物內有上供進奉等窠名一千五百九十九萬係四川歲入舊

額其勸諭激賞等項窠名錢物共二千六十八萬係
 軍興後來歲入所增比舊額已過倍其取於民可謂
 重矣臣嘗考劉晏傳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
 而管權居其半今四川推鹽推酒歲入一千九十一
 萬過於晏所權多矣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
 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
 六百萬貫贍川陝一軍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
 一項通計二百六十五萬石止以紹興六年朝拜取
 會官兵數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
 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數內官員一萬一千七員

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人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
 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
 一即是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也計司雖知冗濫力
 不能裁節之雖是寬剩亦未敢除減此朝廷不可不
 知也蜀人所苦甚者糴買般運也蓋糴買不科敷則
 不能集其事苟科敷則不能無擾般運事稍緩則船
 戶獨受其弊急則稅戶皆被其害欲省漕運莫如屯
 田漢中之地約收二十五萬餘石若將一半充不係
 水運去處歲計以米一半對減川路糴買般發歲計
 米亦可少寬民力兼臣已委官於興元洋州就糴夏

麥五十萬石岷州欲就糴二十萬石兼用營田所收
 一半之數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每年水
 運應付閬利州以東計米五十八萬石若得此三項
 可盡數免川路糴買般運此乃恤民之實惠守邊之
 良策也降詔獎諭以與吳玠不合與祠九年金人歸
 我三京命迨為京畿都轉連使孟庾時為權東京留
 守潜通北使迨察其隱微使不能平訟于朝且使人
 告迨曰北人以兵至矣迨曰吾家食國家祿二百年
 荷陛下重任萬死不足報吾老矣豈能下穹廬之拜
 乎首可斷而膝不可屈也如果然吾將極罵以死告

者悚然而去降聖節庾於行禮為迨所持庾自歎
 迨因此求罷去乃落職歸祠歸而庾以京師降於金
 人迨尋復龍圖閣待制知洪州十六年以疾丐祠十
 八年卒

趙開字應祥普州安居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大觀
 二年權辟離正用舉者改秩即盡室如京師買田尉
 氏與四方賢俊遊因訶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
 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拯弊志宣和初除禮制局校正
 檢閱官數月局罷出知鄆陵縣七年除講議司檢詳
 官開善心計自檢詳罷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

宋史

卷一百三十三

十九

李祐寫

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綱布十萬匹減綿州下戶
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
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
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
竄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
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併廢以還
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矣因指
陳權茶買馬五害大略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纔二
千一百餘自置司權茶歲額四千且獲馬兵踰千人
猶不足用多費衣糧為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皆

有定今長吏旁緣為姦不時歸貨以穴羨給夷人使
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為二害初置司權茶借
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十餘萬緡
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文而歲借乃
準初數為三害權茶之初預俵茶戶本錢尋於數外
更增和買或遂抑預俵錢充和買茶戶坐是破產而
官買歲增茶日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
不能禁為四害承平時蜀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九猶
患積壓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仍拘舊額竟何所用
茶兵官吏坐糜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為五害請依嘉

祐故事盡罷榷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即五害並去而
 邊患不生如謂榷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
 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則私販必衰
 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即
 擢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時建炎二年
 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參酌政和
 二年東京都茶務所劄條約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
 與茶戶自相貿易改成都舊買賣茶場為合同場買
 引所仍於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與茶必
 相隨茶戶十或十五共為一保并籍定茶鋪姓名互

察影帶販鬻者凡買茶引每一斤春為錢七十夏五
 十舊所輸市例頭子錢並依舊茶所過每一斤征一錢
 住征一錢半其合同場監官除驗引秤茶封記發放
 外無得干預茶商茶戶交易事舊制買馬及三千匹
 者轉一官比但以所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
 者開奏請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為格或死於道
 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
 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
 知開善理財即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
 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

錙銖不可加獨權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己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始先罷公使賣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法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千并五

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既流通民以爲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漆印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爲真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最後又變鹽法其法實視大觀東南東北鹽鈔條約置合同場鹽市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及增添等共納九錢四分所過每斤征錢七分住征

一錢五分若以錢引折納別輸稱提勘合錢共六十
 初變權法怨詈四起至是開復議更鹽法言者遂奏
 其不便乞罷之以安遠民且曰如謂大臣建請務全
 事體必須更制即乞劄與張浚照會詔以其章示浚
 浚不為變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
 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
 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吳玠
 為四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
 一切以軍期趣辦與開異趣玠數以餉饋不繼訴于
 朝開亦自劾老憊乞去朝廷未許迺特置四川安撫

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為之血前執政詔位宣撫司上
 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荆襄川陝六年張綿州宣
 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開
 拘收尋除開徽猷閣待制加玠兩鎮節鉞復降旨都轉
 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鑿小銜成都潼川兩路漕臣與
 都轉運使坐應副軍支錢物愆期各貶二秩朝廷故抑
 揚之使之交解間隙趣辦餉饋也而開復與席益不和
 抗疏乞將舊來宣撫司年計應副軍期不許他司分孳
 支用又指陳宣撫司截都漕運司錢就果閔糴米非是
 又言應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為錢一千九百五十五

萬七千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餘緡蜀
今公私俱困四向無所取給事屬危急實甚可憂乞許
以茶馬司奏計請闕下盡所欲言朝廷既知開與玠及
席益有隙乃詔開赴行在以李迨代之會疾作不行提
舉江州太平觀七年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
馬開已病累疏丐去詔從所乞提舉太平觀十年卒
論曰秦檜執國柄其誤宋大計固無以議爲也張九成
之策胡銓之跡忠義凜然廖剛請復用德望之人豈苟
阿時好者哉李迨趙開所謂可使治其賊也歟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二

